

罗老,罗洪,107岁,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家,2月27日凌晨,走了。

今年1月6日上午10点,我还在她的床前握着她的手挨着她的头,储存她的笑……

十多年来,上海吴兴路一栋普通楼房二楼,每年都会响起我的敲门声。我说不清,我与罗老是晚辈对长辈的孺慕之情,还是淡如水、深如海的忘年之好?保姆阿姨对我说,每趟依来,罗老都开心得来,中觉不好好交,坐在沙发上等依;而我每次都会拥抱着她,然后挨着她坐下,听她讲过去的故事。

2002年的秋天,罗老告诉我很多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她和上海文坛的那些事:和丰子恺、巴金、萧珊、施蛰存、赵家璧、赵景深文化名人交往;1935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腐鼠集》,1937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春王正月》;创作激情最高,写作欲望最旺,笔耕成果最多,是抗战期间,在茅盾巴金戴望舒柯灵主编的刊物上发了很多文章……

我用了她一点点故事,前后写下两篇报告文学。她看后若有所思并自言自语地说:“不晓得三马路上的那个孟渊旅馆还在不在,现在叫啥名字?”

20世纪30年代上海三马路上有个旅馆叫孟渊,罗老和朱雯就在孟渊旅馆举办的婚礼。我看过罗老那时的照片,旗袍,鬈发,温柔,知性。

流年如风,曾经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作家大多已随风而去。罗老健在。她在百岁之年新版《恋人书简》、新创并发表了小说《磨砺》。人们惊叹:百岁高龄推出新作,中国文坛史无前例,罗洪创造了新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。罗老在2014年2月摔了一跤,卧床一年后,105岁的她竟能起身扶着床沿

走上几步。2015春节前我去看她,为她竖起大拇指,感慨她又给上海创下一个奇迹。她笑笑说:“老早子吃过交关苦头,所以这眼眼苦头不算啥。”

我问她老早子的事体可还记得?她点点头。我说比如钱锺书说你“真奇才”,赵景深说你是“真正的小说家”,赵家璧说你“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是大手笔”,还有你的乡人施蛰存说你“理智控制着热情,冷静的观察代替了浪漫的幻想,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,正好说明了‘文如其人’这一条古今中外的文学原理”,这些你都能记得?她想了一会这么回答我:“伊拉讲的有些也不一定对。冰心、庐隐她们发表作品比我早,包括白薇,我蛮尊重她们的。我是晚辈。认为我的小说比冰心等人好一点,我不赞同。我写作时间不短,但质量太差,交关惭愧。”

十六七年间,每回面对罗老,我都有了一种文化传奇感。当年因为崇尚以文学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,所以选择了文学,而成了新女性;战火纷飞的时候,把国家的命运、国民的命运视为自己创作的生命;凭着对人类社会广博的爱以及深厚满腔的热忱,为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留下了自己的无限赤诚。

十六七年间,每回告别罗老,我都要回头再三:那儿住着一位从20世纪30年代繁华租界和苦难“孤岛”中走过来的小说家。在上海的寻常巷陌中,她被人不断遗忘又被人不断记起,就像图书馆里那些不断被尘封又不断被拂去灰尘、平静而安详地接受斜阳照射的线装书。是哪一年的哪回?我依旧回头再三,却忽然有了一种文化背影渐行渐远感。这一回,罗老是真走远了。

谦逊的老作家

许平



为“辖区示意图”点赞

马蒋荣

春节期,笔者去拜访一位乔迁到万安路附近新居的亲戚。虽说事先已经有他家详细地址,但到了那里,面对老居民区星罗棋布的六层楼房,转弯抹角的大小弄堂,问了几个路人兜了几个圈子还是找不到。退到路口,正在犹豫是否应打电话再问一下亲戚时,看到了街边竖着的一块漂亮大气的“江湾镇社区车站居委辖区示意图”,约一平方米的不锈钢面板上,把原本万安路、万寿街、河滩西路、奎照路、车站西路上“你中有我”“我中有你”的马路和交叉混搭的居民小区每栋住宅楼,都用相应的路名、弄号和门牌号标注得一清二楚。特别是对马路、住宅楼、绿地等都配了相对简洁的红蓝黄紫绿等色块,一目了然。我在示意图中找到了我站的红点位置后,很快确定了去亲戚家最近的路线。

一些老居民小区由于开发建设的时间有先后,规划布局不尽完美,造成马路、弄堂、住宅号出现分散、错位、断号、缺少规律等现象,给初次上门者带来不少走冤枉路的麻烦。虽然现在有智能手机可以导航,但一方面这样的办法还没有普及,另一方面就算会用导航也未必完全解决问题。

若每个基层单位把自己管辖的那“一亩三分地”都理清明示了,那为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方便,找人容易,更是保所辖区一方平安的基础。由此,我要为江湾镇社区车站居委在路口设立辖区示意图的做法点赞!



“中山王国——东周战国时期的一个千乘之国,在所挖掘的‘中山三器’(铁足大圆鼎有铭文469字、夔龙饰方壶有铭文451字、圆壶182字)青铜器中,合计有铭文1102字,去除重文及符号,加上一些可通假衍化的单字,目前能被我们认知的单个字谱总字数共达506余字,故可以创造出丰富的集字书写,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。”丁酉早春二月,上海静安文史馆、静安书法协会、国宝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,恭请该传习所特邀研究员、中国台湾著名篆刻家、西泠印社社员、中国台湾长荣大学教授黄崇铭先生,首次在上海举办“大美中山篆”专题讲座。随着“大美中山篆”的剖析解密,一幅幅优美如画般的中山篆铭文和一张张“中山三器”青铜器照片投之银幕时,犹如战国雄风进入申城,战国中山似在静安,在座无虚席

前来旁听的书画中引起震撼。毕竟,目前我们所能认知的甲骨文单个字谱也就1000余字。黄教授认为:中山篆的发现,对当时的大小篆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,其书风体型修长,横竖之比为1:2,线条纤细,中段粗两端细,使得书体杂糅出古文、金文、小篆

闲来七夕会

闲来无事的时候,我不是散步,就是攀岩,又或是打陀螺。可要是下雨天,户外运动显然不合时宜,那就进行室内运动吧,而打桌球无疑是不错的选择。

独个儿也能玩,两人就能进行比赛,多人还可以围观以至于以球会友,何其美哉!

你通过握杆、瞄准、击杆等一系列动作,使得你的身体得到了锻炼;另外,若是玩斯诺克还需要考虑先打哪个球、后击哪个球,这又让你的脑瓜子得到了保养,真可谓一举两得。

哦,对了,倘若你与夫人一同打桌球,还可以增进夫妻间的感情呢!这不就一举三得了吗?诸位看官,还不欢快地打起来……

其他文化的历史,也是多元文化被剪除的历史。历史,在文化的进程中得以发展;文化,在历史发展中常遭毁灭。然而,历史的重现性又往往会还原文化的真相性,中山铭文的出土再现,堪称是中国古文化历史再现的一个奇迹,是丰富书坛的一个里程碑。

战国时期的故国中山与华夏文化融合,同为用鼎而食,击钟而鸣,儒家盛行,贤人备至,礼制规范,实乃正宗周天子之诸侯也,故其文字对当时的大小篆体同样产生了积极而又深刻的影响,是我国文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;同时,中山篆又具有其字体独特的一面而得以保存至今,这是它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功绩。

赞叹,来自修长精炼惟妙惟肖的笔画;惊叹,来自劲健秀美运刀娴熟的镌刻;感叹,来自纤细妩媚横竖独特的字体。收藏家感兴趣了,书法家迷恋了,篆刻家忘情了。沪上中山篆的崇拜者随着黄崇铭的思绪,感知铭史三器,聆听镌刻回音,寻味中山书艺。历史,毕竟是历史,《战国策·齐策》载:“中山悉起而迎燕;赵、南战于长子,克燕军,杀其将。”故国中山以其“千乘之国”之力攻克赵、燕两个“万乘之国”而得胜,原本可并驱七雄而位列“战国八雄”之中,可惜,终被强国所灭。

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又一文化丰碑予以虔诚膜拜,因为它给今人以仰视,令人震撼,它让文化得以丰富,追随者渐旺,它就被雪藏遗忘2300多年后又获重生的“中山篆”。

正在将一大堆行李,一件一件地拎起来,然后弯下身子,将行李塞入汽车行李箱里,非常吃力。我们怕他伤了腰,便一起走上前去帮忙。谁知,他却眉头紧皱,甚至还有些痛苦。

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他,导游走过来告诉我,你们不用帮他忙。因为你们帮忙,却使他觉得自己的工作

做得不够好。你们不满意了,才自己动手干的,这很伤他的自尊。

这使我感到既好奇又震惊。

我们赶紧让到一边,微笑着请司机走上来。这时,我看到司机的脸上洋溢着微笑,并朝着我们弯下腰鞠了一躬,然后,又继续干了起来。

如果说,日本人讲认真,大多体现在做事态度上的话,那么美国人讲认真,却都与诚信有关。

今年春节,我们从佛罗里达坐美国捷蓝航班去古巴。全程仅一个多小时,但是,空姐送水、送点心,依然认真周到。乘客们很满意。就在飞过一半航程时,飞机上的播音员对全体乘客说,由于座位上的小电视

因故障未能打开,耽误了大家欣赏各种电视节目,所以,现在向每位乘客退还15美元。话音刚落,机舱里响起一片欢呼声,有些老外还高兴地与空姐击掌起来。

面对这一场景,我非常感慨。一个多小时的航程,眨眼就过去了。小电视不看,能有什么关系?何况不少乘客上了飞机就打瞌睡,即使小电视能用,也未必会看,有必要退钱吗?“当然有必要。”一位朋友告诉我,这就是美国人的“认真”。

这朋友曾嘲笑说,这些人都是“一根筋”,太“认真”了,似乎有点傻。我却不以为然。因为,这“一根筋”,这种“傻”,这种“认真”,可能就是人的立身之本。

其实,这种“认真”在我国也是随处可见的。

十多年前,张瑞敏一声令下,当场砸碎了所有海尔的次品冰箱,砸出了一种中国式的“认真”,也从此诞生了一个国际大品牌,产生了世界大企业。我们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,全国上下一心,“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”,果然,不久原子弹就爆炸成功。

“态度决定一切!”“认真”可以决定一个人、一家企业的命运,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命运。

说“认真”

葛昆元

真菌是不可思议的生物,确切说是真核细胞型微生物,它们分为酵母菌、霉菌和蕈类。真菌既是创造者,又是破坏者。科学家估计,真菌于10亿年前就存在于地球了,种类繁多,大多对人体无害,食用菌甚至是有利的(仅极少数有毒)。真菌无处不在,从南极周围地区到最干燥的沙漠地带,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生活空间是没有真菌的。有时候凭嗅觉就能闻出什么地方有真菌,它们经常茂密地生长在腐烂的叶子和蚯蚓屎之间。从每克土壤中可找出500至3000米长的菌丝体,跟它们的体积相比,真菌的表面积很大,这意味着土壤可以大大提高对真菌的接受能力。

紧密的接触以及大面积的网络布置是对乔木、灌木、草本植物的极好服务,因为许多树木根本没有吸根,它们需要真菌帮助,形成菌根——真菌用菌丝给树根包一层外衣,专家们称之为树和真菌间的内部共生现象。有的真菌甚至会会长到很细的树根里面去,并将可达到的空间扩大100倍,然后帮助植物吸收水分、养料(如含磷、钾、氮的养分)。只有真菌才能将某些小石子内部的矿物质分离出来,提供给植物,90%的植物需要一种这样的共生。即使像粮食和果树之类的人工栽培植物也需要真菌这样的邻居。

付出了友好的服务,但真菌只要求树木给予少量回报——农作物吸收阳光和二氧化碳而合成的有机物,有三分之一到了真菌身上。

许多真菌只有和它们的伙伴在一起才能形成子实体,所以那些俗称蘑菇的高等真菌蕈类的名字都来自和它们共生的伙伴:云杉牛肝菌、松树牛肝菌、橡树牛肝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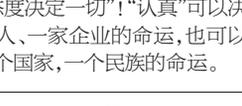
兰花和真菌的关系特别密切,兰花像灰尘一样细小的种子无法携带必要的能量,因此它们在传播途中带着真菌的孢子。这些所谓的“兰花保姆”担负着兰花发芽的任务——一种终身合作关系。一旦兰花启动光合作用,便开始向真菌提供养料。水晶兰对真菌的依赖性更大,它通过真菌吸取别的树上的养料,使自己生长发育。

真菌和共生植物的地下网络是隐蔽的,而人只看到这里有一个长柄小伞菌,那里有一株食用菌。研究表明,一个树林里的真菌其实把树木都连在了网络里,树木之间甚至可以交换养料,于是孤寂的云杉便能接受山毛榉的“静脉滴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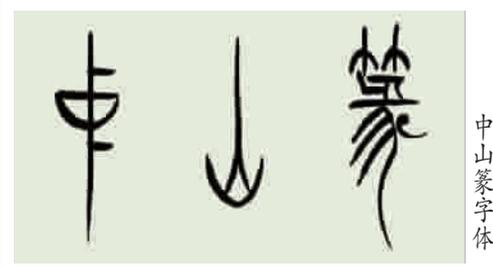
真菌不全是合作伙伴,它们中不乏破坏者,这些破坏者就是霉菌。霉菌一旦选中了它的牺牲者,便慢慢地从内部开始瓦解树木,等到它们能看见淡黄色的子实体了,木质已解腐烂了。瓦解和破坏是霉菌的拿手好戏,它们连石头、玻璃,哪怕最坚固的有机化合物也能啃动。在从事破坏时,各种真菌常联手行动,它们以不同方式腐蚀,有的分解木质素和纤维素,产生黄白色的“白霉”,有的先分解纤维素,留下木质素,产生“红霉”。干朽菌是一种腐蚀房屋木头的霉菌,它是最能干的破坏者,是房屋木质最可怕的敌人之一。

然而在瓦解物质、占领生活空间时,真菌会生成有用的物质:酒精、有机酸、酶乃至抗生素。通过这些东西,真菌在帮助人类战胜敌人、消灭病菌。

研究者发现,目前全世界已有8万种真菌。



陈钰鹏



中山篆字体

再现中山篆

顾建明

及独特的自我风格,这是中山篆字体所具有的丰富性一面,并就形声与会意,假借与专注的字形结构,一一展现,侃侃而谈。

历史是现实的,它会还原其真相。历史是无私的,它会展现其本来面目。当23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七国,“车同轨”使得战车驰骋疆土,“书同文”无疑拒绝了他国文字并使之近于遭遇灭亡和绝迹,这是用提升一种文化来淹没

七夕会

七夕会,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浪漫的日子。传说中牛郎织女在这一天相会,人们在这一天祈求爱情和幸福。

七夕会,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浪漫的日子。传说中牛郎织女在这一天相会,人们在这一天祈求爱情和幸福。七夕会,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浪漫的日子。传说中牛郎织女在这一天相会,人们在这一天祈求爱情和幸福。

